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经用别致的笔调写到了霜降。在第七回“送官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里,写到了秃和尚给了薛宝钗一个名为“冷香丸”的海上方,这个冷香丸就和霜降有关。当时,“宝钗见问,乃笑道:‘不用这方儿还好,若用了这方儿,真真把人琐碎死。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只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周瑞家的忙道:‘嗳哟!这么说来,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处呢?’宝钗笑道:‘所以说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瞧瞧,一个小小的冷香丸,竟然包含了十一个“十二”,其中,冷香丸中就有“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

关于和霜降有关的这个冷香丸,脂砚斋在《红楼梦》中写了这样的批语:“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脂砚斋是曹雪芹生前最亲近的人,她的这段批语的意思就是说,这段文字中是隐喻着《红楼梦》中的十二钗。所谓的“十二钗”就是《红楼梦》中的十二名年轻的女子。冷香丸和春分、雨水、白露、霜降、小雪这五个节气有关,也就是说,冷香丸不仅要遍采春、夏、秋、冬四季的花之蕊,还要尽集雨水、白露、霜降、小雪四时的雨、露、霜、雪,真叫人大大感困惑和奇怪,为此,脂砚斋就写了这样的批语:“奇奇怪怪,真如云龙作雨,忽隐忽现,使人逆料不到。”在“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不知是那里弄来的”这句话的旁边,脂砚斋又写批道:“卿不知从哪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从

泰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脂砚斋还在冷香丸的旁边写了这样的批语:“历着凉,知着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可冷者。”“新雅奇甚!”最后,这一段的末尾又有脂砚斋的批语:“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来者?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心目,便当浮一大白。”脂砚斋的言外之意是说,只有历经春、夏、秋、冬的变化,阅尽世态炎凉,才会懂得那种纯洁、高贵的出世精神的可贵。

《红楼梦》中,冷香丸里的“霜降”指的是贾府的女子惜春。脂砚斋说“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是很有道理的。秃和尚送给薛宝钗的冷香丸,并不只是针对薛宝钗一个人,而是借以点化书中所有悲剧女子的药方。雨水之雨、白露之露、霜降之霜、小雪之雪,是四样难得的碰巧之物,如能独享,真是难得的机缘。冷香丸的构思,包含了曹雪芹对众多不幸女子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隐藏着全书的至高境界。在《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薛元龙海娶河东狮,贾迎春误嫁中山狼”中,贾宝玉叹息手足情深,哀叹迎春的不幸婚姻时,就有“重露繁霜压纤梗”的诗句,正是应了白露和霜降这两个节气。贾宝玉感叹的“重露繁霜压纤梗”,除了说惜春之外,还指贾府四艳中的另一个女子——迎春。因为迎春和探春的悲剧情节在前八回尚未写到,所以,“重露”是隐含着迎春的不幸婚姻,而之后的“繁霜”是暗指惜春的出家。繁霜的“繁”字正合惜春判词中的“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楼古佛旁”,而霜降这一秋天的节气,也正好合了惜春判词中的“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惜春判词中还有一句“这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说明“三春”过后,贾府四艳的命运将会如霜降后的深秋景象,一片萧然。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也和霜降有关,她就是霜降

这天出生的,霜降这一天是王熙凤的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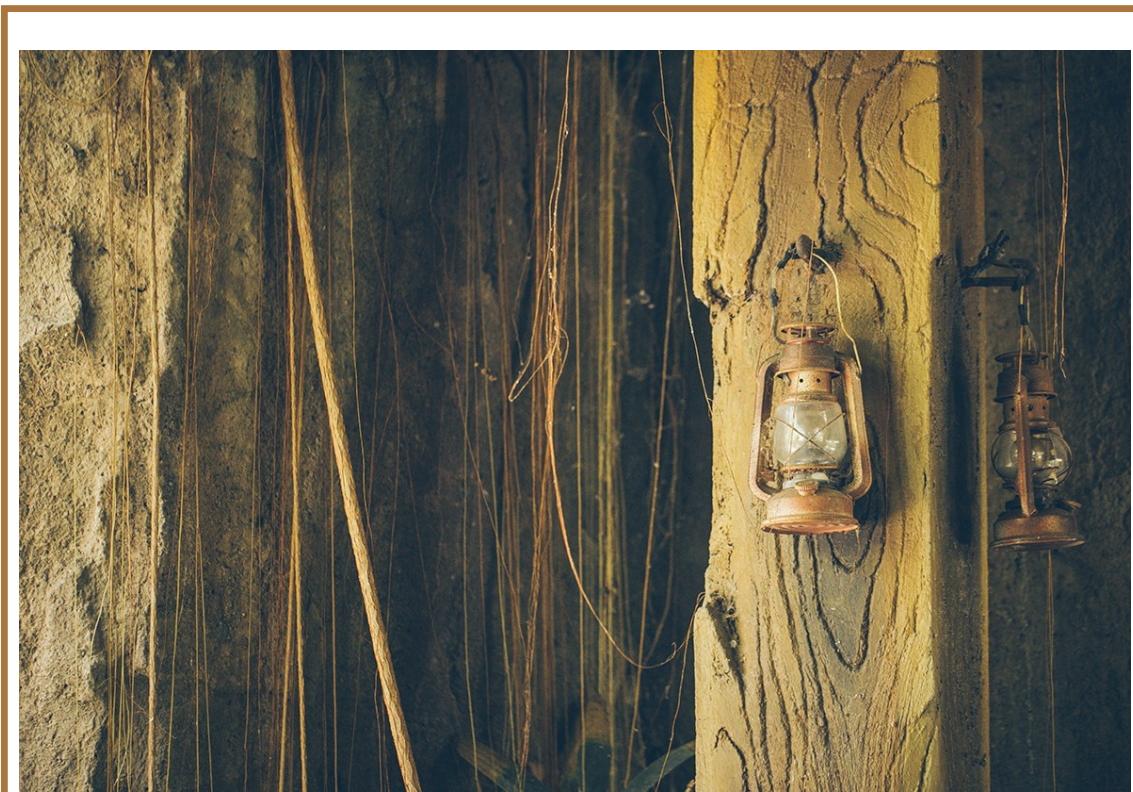
另外,林黛玉也和霜降有关。《红楼梦》里,林黛玉写了很有名的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其中暗含的就是满地寒霜的深秋冷寂的情境。还有一次,林黛玉抽签的时候,她“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只芙蓉,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笑说:‘这个好极,除了她别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饮了酒。”曹雪芹在这里是比喻林黛玉的是秋天清冷的美蓉花,并且“黛玉也自笑了”,也就是自己认可了。芙蓉花的花朵柔美,在寒冷的深秋里绽放,以霜降之时最盛,因此,芙蓉花又得名“拒霜花”。林黛玉有着“群芳落尽独自芳”的品格,她冰清玉洁、勇敢执著,真的就如霜降时节绽放的美蓉花,在冷寂的深秋里有着惊艳的美丽。林黛玉有情也有才,是群芳的代表,曹雪芹是怀着深厚的感情去写林黛玉的。有红学家说,曹雪芹爱黛玉如爱自己,叹黛玉如叹自己,写黛玉就是写自己。读了《红楼梦》,真让人感同身受。

薛宝钗也和霜降有关。《红楼梦》里,薛宝钗住的地方名叫“蘅芜苑”,因此,薛宝钗自号“蘅芜君”。蘅芜苑的院外一色水磨砖墙围着清凉瓦舍,院内有插天地大玲珑山石和堆山,遍植名卉异草,垂檐绕柱,紫砌盘阶,两边是抄手游廊,正房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更比别处清雅不同。蘅芜是香草杜蘅和蘼芜的合称,西汉时期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给汉武帝的“蘅芜之香”就是由此香草提炼出来的名香。薛宝钗住的蘅芜苑里有杜若和蘼芜,其香能着衣沾枕,历月不散。除了蘅芜和蘼芜,薛宝钗住的蘅芜苑里还有薛荔这种蔓生的攀缘植物。书上说,薛荔“无根,可以缘木而生藤蔓,叶厚实而圆劲如木,……霜降后瓤红而甘,鸟雀喜啄。”显然,曹雪芹有意以此来象征薛宝钗性格中的某一方面。

《红楼梦》中的霜降和爱有关,霜降是《红楼梦》中



那些美丽女子的爱情、命运的象征和归宿。虽然整部《红楼梦》中写到霜降的地方并不多,但是,霜降在《红楼梦》一书中的重要寓意是不可忽略的。



山里那盏灯

刘春春

想起那盏灯,心里就装着那盏灯照亮的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处关山的郑河乡,有好几个偏远村没有通电,照明全靠煤油灯盏。农户家的灯盏,有用空墨水瓶做的,也有用装过西药片的瓶子做的。村学老师,用玻璃罩子灯。山里的夜晚来得早。日头从山顶还未完全落下去,山脚下屋顶的炊烟,袅袅升起,笼罩村子上空。转眼日头不见了,暮野四合。家家窗户开始透出不显亮的晕黄,厨房靠墙的灶台上,灯盏的光焰被锅里的热气扑打得闪烁不定,红堂堂的灶膛火,映亮了灶台前的地面。饭香和灶烟混合的气味,从各家各户飘出来,弥漫村子。山里人静寂而温馨的夜晚降临了。这个时候,村学的那盏灯也亮了起来。村学不大,三个年级,五十几个学生。他分配来之前四位老师都是民请教师,本村两位,邻村两位,早来晚归,吃住在家。他师范毕业,分配到这里,离家远,自然就成了常驻。他刚到学校,正是秋雨绵绵时节,雨多雾浓,眼前有时连山的轮廓也看不清。校园和村道一样,泥泞不堪。说真的,他的情绪像陷入泥中的双脚,沉重得提不起来。更难忍受的是夜晚,空荡荡的校园,独自守着滴滴嗒嗒的雨声,他拧小罩子灯头,让罩子灯微弱的光亮照着塞满宿舍的孤寂和害怕,直到天亮。这样的日子熬了不到两周,他比来时瘦了,红润白皙的脸庞枯黄,眼圈黑得像灯烟熏的罩子。村支书看见他的样子,心疼地说:“把你分到我们村学,太受罪了!你不好说,我给学区建议,让四个民教轮流陪你。”“不用不用,他们工资低,晚上回去还能帮家里干点活”。他坚持回绝支书的好意。细心厚道的支书,被他的真诚实在感动,便每天晚上约一个村民,到村学陪他。他暗自感激支书和村民的好意,到小麦部买了烟茶、白糖,用铁皮暖水瓶的帽盖做成煮茶罐,让他们抽烟喝茶,陪自己改作业写教案。完了又一起说东说西,直到深夜。这样过了几周,他渐渐习惯了,不再孤独,也不再害怕,心里踏实了许多。为了让校园不再泥泞,他说服四位民教,带领学生利用早操和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到河里挖沙

子捡石头铺垫校园。一二年级的学生两个人抬一筐,三年级的学生单个背小背篓,五位老师担子担,肩膀扛。半学期之后,地面完成沙化,通往教室、厕所、校门有了砾石甬道。跟着在每个教室前用石块垒起矮墙,修了花园。校园的样子大变了!干成这些事,他出力最多。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山里收秋种麦的大忙关头,一放学,他们四个就急着回家,留下他平地,铺沙,砌石,好几个星期日都没有回过家。来过村学的村民多了,口口相传,村里人心里他成了能干事的好老师,还说自己家娃娃变灵醒了,晓得自己写作业。

说起学生的学习,他倾其所学,把该开的课程全开了,音体美一门不落。从此,校园里有了歌声,不大的操场,滚铁环、踢毽子、打篮球,体育活动丰富多彩。三个年级的语文他一个人教。他教学生识字,说认识一个字就认识一种东西。因此优先教学生学查字典,多写生字。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他说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怎么说的,写到纸上就是好作文。他一周总有几个晚上,要给三年级学生补作文。不大的宿舍,他把罩子灯拧到最亮,学生围一圈,一人先读自己的作文,其他学生从改正错别字到句子,互评互改,最后他逐个讲评,直到学生笑着离开。他提倡三年级学生办手抄报,除刊登作文,还刊登三个年级学生的绘画。一幅幅稚嫩而充满想象的画,给手抄报添了更多的生动活泼,也激发了二三年级学生学习的兴趣。

村学校园和学生学习的变化,受到了学区的肯定,专门召开了全乡中小学自己动手改善办学条件暨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现场会。他被正式任命为村学校长,教书的信心更足了,抓学校各项工作更理直气壮了。村里人说,他像山里的树,把根扎住了。时间长了,他和村里的人越来越熟络。谁家煮了玉米洋芋或炒大豌豆,少不了晚上拿过来,和他一起在罩子灯的光亮里,说着笑着,很响地啃玉米,咯嘣大豌豆。自然而然,家里有什么事,愿意说给他听,给在外打工的儿子写信,也非他不可。晚上,罩子灯一亮,村里要写信的人,进门问一声“吃了没?作业本改完没?”不等他回答,凑近灯,掏出儿子的来信,让他再念一遍。听仔细

了,把回信要说的话,拉拉杂杂说一堆。他一面听一面写,写完念完。灯光里,看得出要写信的人,眼中闪着满意的目光。

山里的冬天,下了雪,天寒地冻。林子里的积雪,打春好长时间都不融化,白晃晃积在树根下,延长着冬天的寒冷。学生顶着酷寒,顺着积雪映出的山间小道来到校门口,看到他窗口的灯亮着,就知道教室火炉里的煤块红了,霎那间,一股暖意传遍全身。冬天天亮得迟,他总是早早起床,端上罩子灯,赶忙去三个教室生火。这时村学过冬的火炉是土块和麦草泥砌成的。进教室,正中间一个泥墩墩,泥墩上留出正方形炉膛。煤块是用细煤末、土和锯末或晒干拍成末的牛马粪搅和成稠糊糊,一片一片抹平,趁湿划成一方一方的小块,晒干。这就是学生冬天生火的煤块。引燃的木柴,山里多得是;最好的是松树枝,有油易点着,燃烧起来有一股浓浓的松香;桦树的桦树皮,或白或红,撕下来,薄如纸张,更容易点燃。他走进教室,把端着罩子灯放在火炉边上,取来煤块立在炉膛四面,中间对角线插进一块,空隙处放进松枝或桦树枝,把桦树皮卷起,伸到罩子灯上点燃,再去引燃松枝或桦树枝。忽噜噜,火焰窜起来,照亮了教室,也照亮了他的脸庞。接着,他赶紧到剩下的两个教室生火。到三个教室火光一闪,烟气从教室门口冒出来,天快亮了,学生也就到校了。这时他才生自己宿舍的火,才洗脸刷牙。学生在教室炉子上烤馍,他在自己宿舍炉子上也烤馍。唯一的区别是,他会煮一罐茶,边吃边喝。他就这样乐此不疲地坚守了近十年,给乡中心小学输送了近百名优秀四年级学生。到了这时,郑河全乡通了电,兰州炼油厂帮扶庄浪县,拆除他所在村学土木结构的教室,修建了希望小学。四层楼,八个教室,老师的宿舍也从阴暗潮湿的平房搬到楼上。学校大了,又并未附近两所村学,变成六年制学校。学校告别了用罩子灯的历史,迎来了扩大规模,扩容校貌焕然一新的好光景。他工作积极性更加高涨,学校各门课程教学水平和学生综合素质,与乡中心小学不分伯仲。

后来,他调出了郑河学区。来时,风华正茂,去时,两鬓添霜。他虽两手空空,但又分明收获满满。地处偏远山村,平凡的工作,平常的岗位,却从来没有听到他抱怨过什么。村学前前后后出去的学生,最早的大学,中专毕业,已工作多年,当兵的有干到正团转业,留在村里的,担任村干部,成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振兴乡村。远在外乡的他,忘不了村上的人,像走亲戚,一年至少回村一趟,东家转西家看。村里的人更像看见出门的儿子回来了,这家下长面,那家炒鸡蛋,亲亲热热中总会提起过去的村学,提起亮着罩子灯的晚上,还有他们说起的那些话。今年夏天,他的一个学生出嫁女儿,他赶去祝贺。来了好多同学,一时间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有个北京工作的学生凑到他耳朵旁说“我现在还保存着你改过的作文,我写材料的那点本事都是你教的。有时会梦见灯下听你改作文。”他微笑着回应“都是你们努力,那点底子算不了什么。”旁边有个学生听见,接住话茬说:“那盏灯,永远照着我们前行的路!”学生的话,让他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

想起那盏灯,心里便装不下那盏灯照亮的世界。



成都有条著名的宽窄巷子。人们喜欢这里的人间烟火气,也喜欢徜徉徘徊于这滚滚红尘之间,体味一种别样的人生哲学。我们看着那些石板,地砖,想象着在地理版图上,铺砌了宽巷子,窄巷子的名扬天下,其实,也在我们的身体里铺出了不同的宽窄巷子。

人生天地,不过一撇一捺。一撇为宽,一捺为窄,阳为宽,阴为窄,进为宽,退为窄,包容为宽,抵牾为窄,喜乐为宽,悲忧为窄,未来为宽,过去为窄……有宽的进取向上,就有窄的节制包容,这唇齿相依,一张一弛的一宽一窄,撑起一个简单而大写的人。

宽与窄,像游标卡尺的两根卡爪,精确校验你对这个世界的定义。有宽,必有窄,有宽巷子的开敞,就有窄巷子的幽深,更多时候,我们用尽全身的气力,只为拓展一条并不需要甚至并不存在的巷道。当我们为了那些若有若无的巷子争得头破血流时,不自觉地有一种坚硬的鳞片逐渐长满全身,以至忘了原本拥有一把可以灵活移动丈量人间的卡尺。

还是张英六尺巷的故事说得好:“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退让的不仅是几尺巷道,更是心中拆除的一道柏林墙,连同柏林墙一起消失的,是那些与身体连成一体坚硬鳞片。心宽了,胸中就藏得进一座山,一座大象无形无拘无束的山。

宽与窄,不仅体现在长度上,更体现在高度和广度上。譬如建筑上的榫卯结构。再宽也不能宽过榫头,再窄也不会窄过卯眼,但天下万物,皆在一宽一窄的不动声色中越建越高。你找不到一根钉子,犹如你找不到宽窄之间的芥蒂或疤痕。原来,它们早已水乳交融,融化在一个民族古老的智慧与文明里,并在一部复活的中国建筑史中,持续抬举着看不见的穹顶。

让我们由古典走向未来,眼光继续抬高。你仰起头,穿越山丘,穿越云层,再往上,就能飞出地球,走向太空,获得一个更加高远的视角。在这里,宽是无限,是宇宙,窄是小小飞行器,甚至是一身宇航服。在这里,再宽的欲望也不得不屈从于窄窄的行装,心再比天高,也不如空气,水,土壤,从极窄的孔道里也能孕育出的生命之根。

宽与窄的定义在继续延伸。窄是隐忍,和平,却不是无原则的退缩。窄是那条细得肉眼看不出的国界线,宽是身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坚强祖国。再宽,国土一寸也不能退让,再细,国界线也要用鲜血和生命缝上,只有胸怀对祖国无限宽广的爱,才能用一条窄线举起十四亿双有力的臂膀,这由窄变宽的线,是钢铁,是长城,是五千年的历史呵护的民族之魂。

于是宽与窄的界限不再壁垒森严,而是彼此交融,回归到它应有的本义。就像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于是所有的一切化为江河,它们以最柔软的姿态,萦绕进我们的身体,告诫我们食不过一日三餐,睡不过三尺之榻,任弱水之大,只需取一瓢之饮。

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或进或退,或宽或窄,看不见的波光,载着芸芸众生沿着历史的脊背一直向前。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宽与窄,反复摇摆着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河流。手执莲花者,会放下宽与窄的执念,而将自己掏空,只愿做那摆渡人。

宽与窄·极简的宇宙人生

王振武

